

第五卷11月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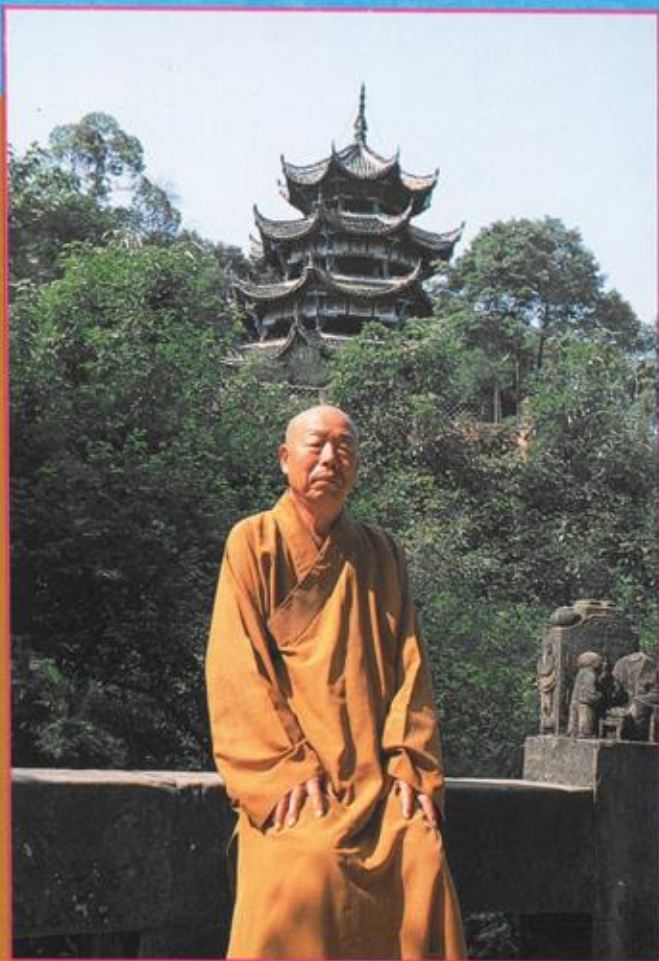
玄少 林



● 正信佛法 ● 贈閱結緣 ●

法

語



修行與利養，在目前的教界中，最不容易把握的一個怪名題。利養在聖典中，如獵師獵弟子之撒餌處一樣。迷著於餌食的鹿群，進入獵師獵弟子撒餌之藩籬中，無知的鹿群，因貪食而至陶醉，由陶醉而陷於迷；即於此獵師之飼餌中，成為獵師獵師眷屬所愚所作。貪食的鹿群，以為這是水、草、豐裕的樂園，不知這是痛苦絕命的地方。獵師等到鹿群安心慣養了，把藩籬之門一關閉，所有的大鹿小鹿通通成為獵師為所欲為的獵物。當然逃不了刀湯割截之苦。

修行人，最初小欲知足，熱誠勤修，即想得一點日常資生之物亦甚為不易。在古印度，此時的修行者，在山林中，日只食自然落下之樹果以資生。於生活清苦自由而道味濃厚。一旦有點心得功夫，信者即聞聲而至，名馳天下，就會有群眾、僧伽、供養，成為一宗之祖師。此名譽利養，不令心昏著甚實難得。在此混濁的惡世中，即能站得住腳的，亦難勉日日忙碌於建寺造塔受容徒眾及人際之往來，誰能不身心煩勞於俗務而減損向道之心乎？往往聲譽利得濃厚甘如飴，修道之味微薄淡若水。名聲供養易得，修行聖者難成，這是二者不易同時獲得的難關。（參閱漢譯南傳大藏經之中部經典一第二五經。一）在此舉一偈為法語。

利得聲譽薄
利譽兩不顧

正是修行樂
當入為聖族

佛學

2 · 4

原始佛教的教育思想

水野弘元著／吳老擇譯

5 · 6

五方佛

吳進生

6 · 9

南藏空大經(全)

錄自南藏

10-15

印度的蓮花藝術

傑普



16-18

醫學專欄

法洲

19-22

佛教漫畫精選

編輯室

23-26

創子手黃銅牙

蘇永吉

26-28

佛學小品

吳老擇

28-33

印度之佛教

吳老擇

33-32

中國佛教文化藝術

吳進生

33-34

記遊

蘇永吉

35-36

天命

蘇永吉

38

服務欄

編輯室

原始佛教的教育思想

水野弘元著
吳老擇譯

三 世尊的教育、教化態度

於世尊沒有固定之教育、教化的方法。應於對方的智慧、根機、性格，根據此而說，謂常以應病與藥的說法⑤。對專門的出家者即高度的教法，向一般的在家者，即說通俗淺近之教，這是很平常的，但出家者中，對利根人時和鈍根者，即有霄壤之差。又於在家的信者中，亦有不劣於出家之甚深理解力的人。例如質多居士，教養高，有很深的哲學思想，因此，很多經典有關於他，而提起出家者為問題之第一義的⑥。

實際上，質多居士，所謂在家信者中說法第一，他與諸比丘進行佛教專門之教理問答，並且有時反為比丘們解說佛所說之偈頌。又自己有修習禪定，與耆那教徒或裸形外道問答，而把他們引導來信仰佛教，常為近親者說通俗的教法。

當時印度之摩竭陀、拘薩羅、阿槃提、跋蹉為有力的國家，這些國家的國王，都聽聞佛法而成為佛教信者。且其中之摩竭陀之頻毘沙羅王，拘薩羅國的波斯匿王，都與佛陀同年輩，深深地歸依佛教。此中之頻毘沙羅王，有教養、有殊勝的理解力，於世尊成道後，最初訪問王舍城，受佛之教，就達初步之開

悟⑦。反此，波斯匿王，由於摩利迦(Mālika，古譯為勝鬘)夫人的勸說而信仰佛法，有數十回受世尊的說法在阿含經中，為彼王所說的經典，傳有二十數經⑧。其所教都是通俗淺近的。沒有傳述王由此而證悟，想他是屬於根質淺下的鈍根者。

世尊這樣，對甚深理解力的人宣說深遠的教法，但對於以為理解有困難的人，以應其環境或職業，依於適當的譬喻或因緣故事，而很平易地宣說。世尊之說法中，多以當機立斷之譬喻，由於讀阿含經立即可以知道。可以說世尊是說譬喻的名人。

又對於理論學或因緣譬喻宣說之不理解、不願傾耳諦聽之增上慢或傲慢者，世尊即由示現神通奇跡之能力以屈服之。開始就無心接受佛說者，為導其入佛教，除此以外無方法之所然吧！

猶如前面所述，世尊於鹿野苑最初說法度五比丘，更於此地，使五十餘人成為阿羅漢，派遣他們到地方去布教，世尊自己逕向摩竭陀國，於途中住在鬱毘羅附近，事火外道之三迦葉兄弟是七、八十歲高壽者，共容有千人的弟子，在摩竭國為受尊敬、最有名的宗教家，於此突現出三十五、六歲之無名的青年

，即自稱其名，自己是證悟宇宙人生之真理的佛陀。再說如何殊勝的教理，由他們有自己之自信或地位名聲，開始就不理此青年之教說，是理所當然的。

世尊感到由言說是徒勞無益，即成為與長兄之老迦葉較量一下神通力，謂試過十八種的神通，其一一都敗退，而不容易除掉迦葉之過信自己的實力，使知其所有一切之不足比較的力差，始折斷其驕慢態度，即接受佛陀之教⑨。

佛陀這樣的教化、教育法，是隨順所教者而攝受，對於反對、反抗之不接受者，即用非常辦法，以折伏之，即有攝受和折伏的二種方法。折伏用神通奇蹟之直接方法和論戰使之屈服的間接方法。教育中亦有極罰、責叱的方法。佛陀由於論議，以真正的道理，論破婆羅門和耆那教的經典，在長部和中部經有多數的記述。這樣的議論是不可能了，或突然會發生身上的危險時，世尊即使非常辦法的神通奇蹟令之屈伏。

然，由於攝受的用普通說法，對方的信仰或智慧，由低層次而引導至高層次，以用施設方便。這亦適用於今日的教育學。於佛教的信仰進次，可用學校教育的進次來比較。

於學校教育，最先出發的是幼稚園

教育，而有小學、中學、高中、大學、研究院等種種層次。其中亦有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職業教育，大學以上即分為專門課程。宗教世界亦同樣，由幼稚園，或以前的無信仰階段，如上小學、中學、就先進初步的幼稚園，才發展相當於大學、研究院的高度信仰，於佛教之信仰種類，有以信為中心、或重點於在戒律、或以禪定為主，或崇重於智慧，如同學校教育分為自然、人文、社會等之專門學系課程。

然而佛教今日沒有施設如學校教育之整體的教育方法。信仰世界的種類發展階段，難以劃分如學校教育之整體的區分。然，由其人之根基或性格，由簡而至高之悟境的利根者，亦有終生勞力而難行至悟入的劣根者，無法如學校教育那樣的明白劃分。

以應根基或性格，而採用教化法。適應實踐的人，教以信仰為中心，只依信仰亦有由隨信行（*saddhāsaṁvāsa*）之悟入而至見到（*dīpāppatta*）。又在最高的阿羅漢，有得意於禪定者以修心解脫（*ceto vimutta*），又身證（*kāya-samāpatti*）和與理論智慧為主者，以修慧解脫（*pañña-vimutta*），俱足兩者，謂俱解脫（*ubhato bhāga-vimutta*）亦

稱為非時解脫（*asamaya-vimutta*）。

由於禪定使之精神統一時，由其人之性格，以示坐禪之方法。多貪欲者，要令去欲心，教其不淨觀以使心統一；多瞋恚者，令其對治（瞋恚），即行慈悲觀；愚癡者，為除去愚癡，而令修因緣觀；散亂心，即推獎數息觀；自我的執著者，令知肉體不過是四大之假合而已，而指導其界差別觀⑩。這樣矯正妨害精神統一之惡性格，由其性格而令修適切的坐禪觀，令心平靜，教導以得正智慧。這樣的方法，是今日之教育所沒有的。

註⑤

傳述世尊的實際說法是於阿舍經，世尊的說法對象，是一人、或二、三人之少數者之場合為多。然，世尊的說法，是採取對談的形式，以應對對方之在場，進行隨機應變的說法。想這是世尊教化的實際方法。從佛陀的說法，是由其時、地於應對方之必要的片斷說法，沒有整套佛教之教理或修行方法，用講義、講演方式來說的。整套的統一組織，是到了阿毘

這磨時代才有的，佛向幾千萬之大眾說法，是到了大乘經典才有的。像這樣的講義或講演的說法，於阿含經那樣的應機說法是不可能的，只是說萬人共通的理想教法，其他別無方法。這是阿含經和大乘經之說法的不同。要以史實的觀點來看世尊的教化教育，即不能不依於阿含經。

⑥

關於質多居士的經典，於巴利藏之相應部四十一之質多相應 (Citta-samutta) 集有十經 (漢譯南傳大藏第十五卷四一第七質多相應)，其他有關於他所說的有不少經典。他是婆羅門定為中國之庫魯地方的人，想他有很深的婆羅門教養。世尊沒遊歷過此地方，質多居士，是聽聞五比丘之一的說法，而悟證初果，為比丘眾，從自己所有的林園寄贈為精舍，招請舍利佛和目犍連，依其教導而成為阿那含的聖者。他引領很多佛教信者往拘

薩羅國的舍城訪問世尊以受教，有數次會見世尊，世尊讚賞他為在家信者中的第一人。S.ii.p.235 (漢譯南傳大藏經一三、二八九頁)。

⑦

參照 Vinaya i.p. 35 ff (漢譯南傳大藏律部三、四七頁以下)。

⑧

相應部第三之拘薩羅相應 (Kasala-samyutta) 11 五經，皆是集佛對波斯匿王的說法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十二相應部經一、117—172 頁)。

⑨

Vinaya i.p. 14ff (漢譯南傳大藏經三、一五節之一—二一節四)。

⑩

對於這些，例如中部七〇枳吒山邑經 Kitagiri-s (漢譯南傳大藏經一〇、二五三—二六三頁)。

⑪

如南傳增支部 A.iv p.353 (漢譯南傳大藏二二等覺八節) 說貪欲以不淨觀，瞋恚以慈悲觀，尋伺之 (雜念分別) 以入出息念 (數息觀)

，斷我慢以無常想。此等之發展，於一切有部之諸禪經或俱舍論等，集為五停心觀 (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數息觀、界差別觀)，或五門禪 (五停心中之界差別觀，代以念佛觀)，南方上座部 (巴利佛教) 之清淨道論 (Visuddhimagga) 等，說六種性格以定坐禪觀法的對象 (業處 kammattāna)。即：貪行者，以修十不淨觀或念身觀。瞋行者，以修慈悲喜捨之四梵住或青黃赤白之四色徧處。癡行者與尋行者 (散亂心者)，以修數息觀。信行者，用六隨念 (念佛、念法、念僧、念施、念戒、念天)，覺行者 (理智的人)，修念死、念寂、界差別觀、食厭想。一般性格者，修地、水、火、風、空、識之六徧處或四無色定最適合。清淨道論原典 P. 114 (南傳六二、二二八頁)。

吳進生



密宗裡，五方佛代表著五方，也代表著五智。

東方阿閼佛代表大圓鏡智；西方彌陀佛代表妙觀察智；南方寶生佛代表平等性智；北方不空成就佛代表成所作智；中央大日如來代表法界體性智。

阿閼佛，梵名阿閼婆耶塔薩伽它（*Aksobhyatathagata*），漢譯為不動、無動或無忿怒。阿閼佛國經記載：此佛在久遠劫以前，仕奉大日如來，累積許多功德，蒙大日如來感化、出家得道，在東方建立妙快（妙喜、妙樂）世界，現今乃在彼處說法度眾。

依經中記述：以佛坐青色象所馱的蓮台，相貌莊嚴結跏趺坐。左手以金剛拳執袈裟衣角，右手伸五指，置於右膝上。

阿彌陀佛是阿彌陀由須（*Amitayus*）和阿彌陀婆（*Amitabha*）簡稱，前譯無量光，後譯無量壽。

大日經疏曰：「應在西方觀無量佛，此即如來方便智，因為眾生界乃無盡止的，所以諸佛的大悲方便亦無盡止，故名大無量壽。」此佛身軀極大，有六十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由旬的身高；在西方極樂世界說法。

寶生如來梵音羅恒那三婆瓦（*Ratna-Sambhava*），位居南方，皮膚金色，一手捉衣角，一手結與願印，或右手向外，屈無名指及小指，餘伸直，坐於蓮台上。

不空成就佛是釋迦佛的變化身，梵名阿目伽悉地（*Ama-siddhi*），他能使一切眾生解除惑業煩惱，成就大願從不落空，故尊稱為不空成就如來。其居北方，可能係釋迦佛行化恆河，佛法流佈北印度之故吧！

此佛皮膚金色，一手執衣角，一手結施無畏印，坐於蓮台上，許多佛都有手結衣角的印契，係與原始佛教袈裟行

五方佛

腳，以一手執袈裟角以防止脫落有關，後來在演化成特殊的密教手印！

大日如來梵名摩訶毘盧遮那，譯作大日遍照，簡稱爲大日如來，是太陽神的進化，也是宇宙法界的顯現，故稱法身佛。他是密宗供奉的本尊，金、胎兩部的本座，位於五方佛之中央。

在密宗胎藏界的大日如來是菩薩形，頭戴五佛寶冠，手

結智拳印（陰陽印）；在金剛界的形相與一般如來相似。

五方佛代表了四維八方皆有佛土，也是五大（地水火風空）的表示；在密宗興盛期，中國有許多寺院道場皆供奉之，目前台灣的寺院也有許多五方佛的佈置，已不再只拘限於密教的信仰，成爲大乘佛法中三千大千世界的代表，普爲信眾所接受。

南藏摘文

第二百二十二 空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於釋迦族間，住迦毘羅城尼拘律樹園。其時，世尊於清晨，著衣持鉢、衣，爲行乞而入迦毘羅城。於迦毘羅城中，行乞已，從行乞食後，爲日晝之止住而歸近於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其時，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眾多之牀座。世尊見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眾多之牀座。見已，世尊如是思惟：「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有眾多之牀座，或

於此給眾多之比丘住耶？」

而，恰此時，尊者阿難與眾多之比丘具於迦羅釋種之住家從事作衣。其時，世尊於脯時從獨坐起，往近彼迦羅釋種之住家，往已，坐於所設之座。坐已，世尊呼尊者阿難：「阿難！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眾多之牀坐，或巧爲眾多比丘等之止住耶？」

〔阿難白言〕：「世尊！迦羅差摩釋種之住家設眾多之牀座，彼處住眾多之比丘，世尊！我等乃於作衣時來。」

〔世尊曰〕：「阿難！使喜眾、樂眾、沈於喜眾、喜、

● 錄自南藏

聚、樂聚、希求聚之比丘無有光輝。阿難！實是使喜聚、樂聚、沈於喜聚、喜聚、樂聚、希聚之比丘，彼出離之樂、離之樂、寂靜之樂、等覺之樂、喜得其樂、安易得無難得者，應無有是處。然而，阿難！凡比丘一人遠離集群而住，如是之比丘，彼出離之樂、遠離之樂寂靜之樂、等覺樂有可期待，喜得其樂、安易得、無難得者，應有是處。阿難！實是使比丘之喜聚、樂聚、沈於喜聚、喜聚、樂聚、希聚者，或成就時愛心解脫，或期待成就非時、不動（心解脫住）者，無有是處。然而，阿難！彼比丘一人，遠離集群而住，如是之比丘，有可期待或成就時、愛心解脫住，或成就非時、不動（心解脫住），有是處。阿難！我如對（人之）樂、（人之）希求色之不變易、不推移、不生憂、悲、苦、惱、愁，唯認一色，無是事也。」

而復阿難！彼住由如來所勝等覺。即作意一切諸相，而當成就內空住。是故，阿難！若依此住而住，有近如來之諸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國王、大臣、外道、外道弟子等者，阿難！如來乃傾離、向離、趣離、寂靜、喜出離，可成爲離之心，由徧漏處法，唯作絕對離繫之說。是故阿難！於此有比丘，若「成就內空住。」阿難！如是之比丘，應於內心，無有不使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也。

然者，阿難！如何應使比丘內心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耶？阿難！於此有比丘，離愛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以諸尋、伺，成爲內心靜安，得心一趣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而住。阿難！如是之比丘，善使內心定住、安住、專一、而等持。彼作意內空。爲作意內空，

於內空，彼之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如是彼比丘知：「爲作意內空，於內空，我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彼作意外空。彼作意內外空。彼作意不動。爲作意不動，於不動，彼之內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安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爲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彼比丘於其究竟定相，無不使內心定住、安住、專一、等持。彼（便）作意內空。爲作意內空，於空，彼之心勇躍、欣喜、定住、解脫。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爲作意內空，於空，我心勇躍、欣喜、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彼作意外空；彼作意內外空；彼作意不動。爲作意不動，於不動，彼之心勇躍、欣喜、定住、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爲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勇躍、欣喜、定住、解脫。」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行而傾心者，彼行：「如是行、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住立而傾心者，彼住立：「如是住立，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坐而傾心者，彼坐：「如是坐，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臥而傾心者，彼臥：「如是臥，諸貪、憂、惡、不善法，應不來追流我。」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要談論而傾心者，彼：「凡此等之諸論，是劣而卑、俗人而非聖、無利益、不導遠離、

不導離欲、不導滅、不導寂靜、不導智、不導等覺、不導涅槃。我不應談所謂國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料論、衣服論、臥具論、華蔓論、香料論、親戚論、車乘論、村論、鎮論、都市論、國土論、女論、勇者論、巷中論、水瓶處論、先靈論、種種之事論、世界論、說海論、斯有、無之論等，乃至同如以上之論。」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而又「凡彼諸論：適於謹慎而開心，一向導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我當談所謂少欲論、知足論、出離論、不眾會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如是之類論。」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若彼比丘之依如是住而住時，於尋而傾心者，彼「凡此等之諸尋，是劣而卑，俗人而非聖、無利益、不導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我不應尋所謂欲尋、悲尋、如是類之諸尋，我應不尋。」如是，其時有正知。然而，阿難！「凡此等之諸尋，聖而引導，一向轉向於正等之苦盡。謂：出離尋、無悲尋、無害尋，我應尋如是類之諸尋。」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此等有五欲功德。何者為五？眼所識之諸色，可愛、可喜、可賞、可意而隨伴可染之欲；耳所識之聲；鼻所識之香；舌所識之味；身所識之諸觸；是可愛、可喜、可賞、可意而隨伴可染之欲。阿難！此等為五欲功德也。於此等中，比丘無不常觀察自心：「我於此等之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有生起心之活動耶？」阿難！若比丘之觀察，如是知：「我於此等之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有生起心之活動。」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欲功德之貪欲，其未令斷。」如是，其時有正知。然

而，阿難！若比丘之觀察，如是知：「我於此五欲功德中，有存在者，或有處，心無活動之事。」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欲功德之貪欲，於我其斷之。」如是，其時有正知。

阿難！有此等五取蘊。於此等中，比丘無不觀生與滅住：如是為色，如是為色之集，如是為色之滅。如是為受，如是為受之集，如是為受之滅。如是為想……如是為行……如是為識之集，如是為識之滅。」彼，關於此等之取蘊，觀生與滅而住者，凡於五取蘊，其斷「有我」及慢。如是之時，阿難！彼比丘如是知：「凡我對五取蘊（有我）與慢，我其盡斷之。」如是，其時有正知。阿難！此等諸善法，一向趣於善，聖、出世間而無墮（惡魔）波旬（之掌中）。

阿難！汝，以此如何思惟：「認為如何理由，聲聞有值勞力，應追隨（大）師耶？」

（阿難言：）「世尊！我等，諸法根據於世尊，世尊為引導，世尊為所依。世尊！以世尊其所說之意義，甚為光輝。從世尊聞，諸比丘應受授奉行。」

（世尊曰：）「阿難！聲聞凡為解說諷誦彼契經故而不值追隨（大）師。此為何故。總之，阿難！長夜汝等聞諸法，使受持、集語、以意省察，以見善洞察之。然而，阿難！凡謹慎其諸談論，使心開適，一向轉向於遠離、離欲、滅、寂靜、智、等覺、涅槃——少欲論、知足論、出離論、不眾會論、勤精進論、戒論、定論、慧論、解脫論、解脫知見論——如是類之諸談論故。阿難！聲聞勞力，應有值於追隨（大）師。」

如是其時，阿難！為師之有苦；如是之時，為弟子之有

苦；如是之時，爲梵行者之有苦。然者，阿難！如何爲師之有苦。阿難！於此有一類之師，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彼爲「各」訪來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而煩勞，起貪、生貪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爲有苦之師。以師爲苦，生惡、不善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於未來有生，老死等諸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爲師之有苦。

然者，阿難！如何爲聲聞之苦。阿難！彼師之聲聞、亦隨行彼師之出離，而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彼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彼爲「各」訪來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而煩勞，起欲、起欲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爲有苦之聲聞。以聲聞之苦，生諸惡、不善法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未苦果，於未來有生、老死之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名爲聲聞之苦。

然者，阿難！如何爲梵行者之有苦。阿難！於此如來之出現世間，此是阿羅漢、正等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者、世間解者、無上者、調御丈夫者、天人之「大」師、覺者、世尊也。彼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森地、露地、藁堆。如是遠離而住，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來訪。而彼如來，爲「各」訪來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市民、國民而不煩勞。不起欲、不生貪心、不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聲聞亦隨行彼師之出離，從行受獨離座處於林中、樹下、山上、洞窟、山穴、墓間、

森地、露地、藁堆。如是遠離而住者，至訪諸婆羅門、居士、乃至市民、國民。而爲「各」來訪之諸婆羅門、居士、乃至諸市民、國民之煩勞，起欲，生貪心，轉於過份（之生活）。阿難！此名爲梵行者之有苦。以梵行者之苦，生諸惡、不善雜染，以引後有，可怕，有苦果，當來有生、老死之法，使懲罰彼。阿難！如是爲梵行者之有苦。而又阿難！雖凡爲彼師之苦，及彼聲聞之有苦，但此梵行者之苦，有比此以上之苦果，有比此以上之惱果，加之，更轉向於惡趣也。是故，阿難！以友之心情不以敵之心情親近我！此應爲汝等之長夜利益、幸福。然者，阿難！如何諸聲聞，以敵（對）之心情而不以友之心情親近師。阿難！於此，師有爲諸聲聞說法；爲利益者，爲懷慈愍：「此爲汝等之利益，此爲汝等之幸福也。」（而）彼諸聲聞，不聞、不傾耳、心置其他、而遠離去師之教法。如是，阿難！諸聲聞於師，以敵之心情不爲友之心情親近。然而，阿難！如何諸聲聞，以友之心情不爲敵之心情親近師，阿難！於此，師有爲諸聲聞之說法，是爲慈愍者，爲利益者，以懷慈愍：「此爲汝等之利益，此爲汝等之幸福。」彼之諸聲聞、諦聽、傾耳、心不置其他，且遠離而不去師之教法。如是阿難！諸聲聞以友之心情而不爲敵之心情親近師。是故，阿難！以友之心情不爲敵之心情親近我，其應爲汝等長夜之利益、幸福。阿難！我誘掖汝等，恰如作壺者，如對未燒之土器，我以責應責者。貴應貴者而言：凡有堅實者，應其爲堅實。」

世尊如是說已，使歡喜之尊者阿難，隨喜世尊之所說。

印度的蓮花藝術



傑普

十八世紀時候，印度的宮廷畫家尼哈爾·姜特（Nihalchand）曾經以「克利修納與拉達讚美詩」的愛情故事，繪製了許多插畫，是印度纖細畫的傑出作品，現藏印度國立博物館（National museums of India）。在印度的宗教史詩中，毗濕奴神（Vishnu）化身為英俊的牧童克利修納和美艷的牧羊女展開了人神的戀情，克利修納和愛人拉達相愛於朱木拿河畔，青青草原和河岸邊的朵朵粉紅蓮花，是他們至誠愛情的見證。

畫家很仔細的描繪出印度地方特色的各種植物，高聳的喬木、寬葉的芭蕉，水中搖曳的荷花，荷田內的白鷺鷥，詩畫般的景緻成為愛情樂園的優雅背景。

數千年來，荷蓮點綴在印度聖河——恆河及其支流，為炎熱無常的印度大地注入了莊嚴美麗的傳說；大印度次大陸有苦旱的德干高原，在台灣的冬季來到沙漠的邊緣，依然可以感受熱浪襲人的威力。大體而言，印度只能分雨季和旱季，五、六月喜馬拉雅山的溶雪，加上時而大雨滂沱，恆河及朱木那河流動著大地豐沛的奶水，孕育與滋潤了大地，帶給人們無限的生機，神話傳說於焉展開，在人們的讚美詩中流傳千古。

恆河女神菟伽是喜馬拉雅山神「馬瓦特」的長女，原本居住天庭，她的妹妹「烏瑪」就是「濕婆神」的神妃。印度史詩「羅摩耶那」以及「摩訶婆羅多」有一段菟伽女神誕生下凡的傳說，北印度有一個國王在舉行馬祭時，馬匹被帝釋天偷走，國王的六萬名王子出外尋找，被憤怒的仙人火化為骨灰，靈魂不得昇天安寧。國王的孫子為求功德拯救其靈魂，乃入山苦修，得梵天神之助，將菟伽女神從濕婆神的髮上下降人間，成為凡間聖河，六萬名王子的骨灰得以被洗淨而往升天國。史詩是將印度數千年來對恆河聖潔的宗教洗禮給與神祕的敘述，恆河自古始終是人們沐浴懺悔，洗去身上的十罪——粗語、妄語、誹謗、喧嘩、竊盜、傷害、詭媚、貪婪、挑撥、愚痴，借由菟伽女神的功德，得以回歸天堂淨土。

恆河女神數千年來一直是印度人最景仰的神祇，每年十

阿羌塔石窟

圖思沈太子執蓮花手



二月在恆河入海處舉行盛大的祭典，數十萬人摩肩接踵來來，將山伽島擠得水洩不通。瑜伽女神的雕塑也一直是印度藝術中最搶眼的一尊：瑜伽女神站在水花四濺的摩羯魚身上，摩羯有鱷魚般的牙齒、大象的鼻子和耳朵、魚的尾巴，很像中國人傳說中的「鯢」，瑜伽豐腴健美的身軀，手執一朵聖潔的蓮花，端莊嫺淑。

另一條恆河支流支木那河也被女神化，朱木那女神手執

淨水瓶，腳踏蓮花或烏龜。兩尊女神通常被彫刻在印度神廟入口的兩側，成為廟堂的守護神，恆河中孕育成長出的純潔蓮花，是兩尊女神的聖執物。

時常遭受天災摧殘的印度人，自古演進成創造——維護——毀滅的無常哲學人生觀，進而成為天界神的象徵。印度教三大主神，大梵天負責創造，毘濕奴是維護者，個性變化無常的濕婆神是毀滅終結者。大梵天騎白天鵝，或是坐蓮台；毘

濕奴神躺在阿難陀龍王身上，從肚臍眼上長出一朵蓮花，蓮花內化生出婆羅門神（Brahma），也就是梵天神。所以梵天是印度教中最早與蓮花相關連，也是住後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中諸佛菩薩蓮上座的始祖。

印度主神坐蓮台，印度的女神也大多手執蓮花，除了前述的殘伽神，大梵天的神妃莎拉斯瓦蒂（Sarasvati）也是河流之神，每年二月初，印度人會裝飾著美麗的莎神，用蓮

花及樂器將女神「回歸」沈入河底。莎神後來成為佛教中的辯才天，專司學問與才藝。

濕婆神的神妃帕瓦蒂（Parvati）是美麗的賢慧女性，和濕婆神生了可愛的象頭人身的甘尼許（Ganesha）。印度人的神皆會千變萬化，帕瓦蒂也有四臂像；手執蓮花的美麗的天仙，引人入勝。

西元前五世紀，北印度迦毘羅衛城（Kapilavastu）出

巴爾赫特佛塔的欄柵是由蓮花圖案組成的



蓮花女神腳踏摩羯魚，手執蓮花



了釋族聖人，經苦修證悟，在恆河流域傳法四十五年，於八十歲圓寂入涅槃，祂就是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

佛陀入滅後，弟子依遺言「以法為師」，因而也沒有佛像的膜拜，僧團以土堆佛塔為信仰中心，過著寂靜自在的修行生活。

西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第三任國王阿育王（Asoka）全力宏揚佛教，將佛教推展成國際性的宗教，北到今日阿富汗

汗、巴基斯坦、尼泊爾、南至斯里蘭卡島。目前考古學家發掘出許多阿育王時代的弘法柱，法的内容融合了倫理佛法，用以教育全國人民。

弘法柱採用古波斯王朝石柱的理念，柱頂雕刻有覆葉形的蓮花瓣，最上頭分別彫刻著代表東西南北四方的神獸——獅子、大象、牛、馬。阿育王所徵召的藝術家是來自西方，受犍陀羅希臘文化的影響，雕刻技法成熟寫實，與印度本土藝

術風格不同。與佛教相關連的「蓮花藝術」首次出現在石雕塑上。

孔雀王朝之後的巽加王朝 (Sunga Dynasty) 才真正是佛教發揚期。佛塔出現了雕刻豐富的作品。目前保留下來完整的有巴爾赫特 (Barhut) 以及珊奇 (Sanchi) 兩佛塔為代表。

巴爾赫特位於中印度拘咭彌城 (Kausambi)，一八七三年被挖掘移入部份的欄楯和塔門於加爾各答國立博物館內。

佛塔的外圍是四個塔門以及圍繞塔門的欄楯；塔門的柱子仿照阿育王弘法柱的造型，在柱頭頂上也是以覆蓮瓣來支撐柱頂的獅子像。欄楯以四方石為柱，上橫四方形樑，四方形柱與柱之間有三層欄楯，欄楯的圖案，我們會很訝異它全部持用蓮花來裝飾；平面正放著放射形的圓蓮花，有些是多層蓮瓣所組成的同心圓，有些是只有外圍單層蓮瓣，中間彫刻荷叉神，有些是摩竭魚和蓮花組合，也有圓形圖案中彫刻寶瓶，瓶中開放荷葉及蓮花，兩隻大象為幸福女神拉克修美 (Lakshmi) 澆水，拉克修美是從蓮花化生的，腳踏蓮花，體態優美，圖案的外側四週角邊，又分別雕刻著「睡蓮花」，可見印度人已同時欣賞荷蓮及睡蓮，這與埃及只有睡蓮迥然不同。

圓形的蓮花圖案莊嚴了佛塔，從故事的內容可以得知，使用蓮花造型是延續了印度的地方風俗，是印度人對神明的虔誠供奉，也促成了日後佛教發展出完整的蓮花世界，尤其是西方淨土的嚮矢！

佛像的出現是在西元一至二世紀左右，在印度西北部受希臘文化殖民的健陀羅 (Gandhara)，以及朱木那河西岸的

馬都拉 (Mathura)。

陀羅的佛像造型源於希臘的寫實形式，馬都拉是印度本土造型，兩個地區發展出不同的佛像造型，但是無論是佛立姿或坐姿，都只是一個方型座供其坐立，稱金剛獅子座，蓮花台座在此時很少出現。

佛菩薩的蓮花座是興起於大乘佛教的來臨，也是多佛思想的開始，佛教吸收了許多外來神祇成為方便法。龍樹的「大智度論」記述：「方風至，相對相觸，能持大水，水上一千頭人，二千手足，名為韋紐（新譯毘濕奴），是人臍中出千葉金色妙寶蓮華，其光大明，如萬日俱照。華中有人結跏趺座，此人後有無量光明，名曰梵天王，是梵天王坐蓮華上，是故諸佛隨世俗故，於寶華上結跏趺座，說六波羅蜜。」

西元二至三世紀已經興起了菩薩思想、淨土思想、多佛思想、佛教「隨世俗故」，而有「種種寶蓮華，座座各有佛」。顯然佛像的蓮華座是受到婆羅門教的影响，爾後才發揚光大。

佛教的壁畫遺產可以阿旃陀佛窟為代表。阿旃陀位於德干高原西部，佛窟位於虎河切割的岩壁上，歷經西元一世紀至七世紀的七百年間，尤其是笈多王朝是其盛世，內部壁畫及石雕作品保存良好，有東方藝術之宮的美譽，筆者曾於十年前親自參訪，感受良多！

笈多王朝的代表作是第一、二窟，內部的壁畫、大佛皆是曠世之作，也是世界各地佛窟的始祖。

阿旃陀第一窟四周彩繪著佛傳壁畫，最有名的是手執蓮花的太子像，悉達多身在深宮，雖有美女佳眷，但是為解開

毘濕奴神從肚臍長出一朵蓮花，從花中化生了梵天神。

蓮花世界



人生煩惱，時常興起出家的念頭，壁畫彩繪太子頭戴寶冠，右手一朵白睡蓮，作沈思狀，另外其他壁面也時常出現手執蓮花的仕女或國王。用蓮花供養從婆羅門教引入佛門，成為一種殊勝功德。大智度論言：「如是諸天見佛清淨大光明，淨持諸供具，水陸諸華……水中住華，青蓮華為第一……以此諸華，色好、多香、柔軟細滑，是故以此為供具。」從此佛教便出現了許多手執蓮華的菩薩。後來流行於西域及中國。

佛教何獨有情鍾於蓮華之美？蓮花香、淨、柔軟、可愛、出污泥不染，在歷經生老病死的無常後又能再生，大乘淨土是要學佛人能聚足資糧，「往生」淨土，蓮花就成為往生的代表。

以蓮華往生淨土以「阿彌陀經」為代表；無量壽經記載，西方淨土有八功德水，水中各有巨大的青、黃、赤、白蓮花，佛子就是從蓮花中往生。從蓮花出生，前述的埃及人自古代的國王蓮華化生雕刻品，可能是世上最早的；印度的梵天神也是從蓮花化生，女神拉克修美也是水中蓮化生的，西方淨土蓮花化生雖不是首創，卻是流傳最久影響後世最深的宗教法門。

印度古來便喜愛蓮花的神聖可愛，用蓮來供奉神明，是每天必需的功課。恒河之水從神山而來，蓮成長於水畔展現莊嚴之姿。佛教興起後，蓮花成為佛國的代表花卉。除盪障菩薩所問經有蓮花喻菩薩十種善法：離諸染污，不與惡俱，戒香充滿，本體清淨，而相照怡。柔軟不澀，見者皆吉，開敷具足，成熟具足，讀友大德！您能不喜愛蓮花嗎？



法洲

心臟病患者中有30—40%為心瓣病的患者，在心臟疾病中這是相當重要的病症。

心瓣依於心臟的幫助作用來完成輸送血液的工作，具有令血液由同方向順流且不致逆流的功能作用。為了大動脈瓣、肺動脈瓣、三尖瓣的三種功能，瓣尖各有三個，而僧帽瓣則只有二個，這種不同被認為是造成僧帽瓣的瓣膜症特別多的原因。

瓣的關閉不良阻礙血液循環

瓣膜症被稱是因為這些瓣緣於風濕熱或亞急性細菌性心內膜炎等一些原因而造成變形，使得心瓣不能完全的閉合、開張、心臟的幫助作用由於血液循環受到限制，產生逆流無法潤滑所致，因此使得心臟幫助作用太過勉強，造成心臟擴大或肥大而無法因應於全身之要求，才產生瘀血性心不全。

心瓣的機能障礙——閉鎖不全和狹窄

心瓣的機能障礙有閉鎖不全和狹窄二種。也有一個心瓣同時俱有閉鎖不全和狹窄現象。另外還有不止一瓣甚至數瓣產生障礙（連合心瓣病）的也有。

心瓣病中以僧帽瓣最易受侵襲（約50%左右），其次大動脈瓣為（約20%），僧帽瓣和大動脈瓣同時受侵襲的（10%左右）其他三尖瓣，肺動脈瓣依次減少受侵。在此以代表性的四種心瓣病來解說。

（僧帽瓣閉鎖不全）

這種病是左心房和左心室間之僧帽瓣無法完全閉合於收縮時，血液由左心室逆流到左心房，使得左心室內血液量大增，為容納這些血液，左心房擴張且肥大，這個左心房由於血液增加，結果送到左心室去，使得左心室也擴張肥大。

原因、症狀

大部分是因於風濕性心內膜炎為產生原因。由於細菌性心內膜炎之原因，而有時是附於心瓣之所謂的腱索之線般的纖維組織斷裂所引起。

激烈運動造成的心臟擴大、肥大

僧帽瓣的變化在輕度時期也有毫無症狀顯現的時候。不過像這類人如果持續運動或激烈肉體運動的話，開始時會補充心臟擴大、肥大等現象，終至因於少量運動，患者也會訴說有呼吸困難、青紫病等症狀，甚至病情進展時，也會成為心不全的情形。

診斷、治療

這種病的診斷以聽診器差不多就可明白。為了確定診斷以X光線照片、心音圖、心電圖，必要的話，以心臟導管插入法來檢查，且依於那些檢查可以了解病情進展的程度。

內科性治療——安靜及給予毛地黃

作為內科性治療是施行安靜及給予毛地黃。毛地黃自古以來為顯著奏效的強心劑，但要注意其副作用為食欲不振，開始欲嘔、產生徐脈，不整脈終至中毒死亡。

外科手術的適應——依病情程度或進行狀態

一但患上僧帽瓣閉鎖不全者終生無法痊癒，所以必須以不造成心不全為目標來治療。由於內科性治療也有界限，如果可以適合外科手術的話，有必要依病情程度、進行狀態來考慮手術的時點，接受心臟外科醫師診斷來作適切的判斷，施行心臟外科手術。

（僧帽瓣口窄）

此病因僧帽瓣口小，使得血液無法完全由左心房流入左心室，而積存在左心房，造成左心房擴張、肥大。像這樣左心房的輸送力增強也是有限制的，比較上在早期時肺會瘀血，跟著由於瘀血影響造成右心室也肥大、擴張。

原因

大部分為風濕性心內膜炎原因產生。通常來說，患上風濕性心內膜炎到產生僧帽瓣口狹窄的時間約為二年。正常人的僧帽瓣口寬度為5公分，輕症約1—2公分，到了0.5公分時會顯示嚴重症狀。

症狀

肺部血液積存、青紫、呼吸困難

僧帽瓣口狹窄，比較上在早期會顯示症狀。

左心房輸送力轉弱時（左房不全），左心房的血液無法送達左心室，使血液積存於肺部，口唇或面頰有青紫出現、呼吸也更加困難，咳嗽、痰增多，偶爾也會咯血，產生動悸

或胸部不快感，偶而顯示胸痛或是狹心症狀。還有，不整脈特別是相當容易引起心房細動，一旦發生了就會持續終生。

肝臟或消化器官也會積存血液

甚且右心負擔增加（右心不全期），稍微一動就顯現呼吸困難，而漸至連靜止時也會有症狀顯現，乃至無法睡於床上，必須起坐呼吸，其他肝臟或消化器官也因血液積存，而致肝臟腫大、欲嘔吐、食欲不振。產生胃部不快感等消化器症狀，產生手足顏面等浮腫，像這種症狀叫做右心不全症狀。（參照瘀血性心不全項目）

肺、腦、四肢栓塞

由於血液積存心房容易形成血凝固造成血栓，這些血流在血管堵塞而產生肺、腦、四肢栓塞，有時也會形成大球狀血栓，把僧帽瓣口完全堵塞，血液無法流通而形成急速死亡的原因。

診斷、治療

此病可用心音聽診特徵性音響診斷之。也有施行心電圖、心音圖，有時也用心臟導管插入法來檢查。

這種病症很強，轉化也很快速，所以非在早期發現時開始治療不可。為了不使其快速轉化，禁止過激的肉體勞動。內科方面施行靜與強心劑的治療。

以外科手術切開狹窄部

以外科手術切開狹窄部，還有擴大的方法。手術成績以年輕人早點作手術為佳。風濕性心臟病是活動性的，雖然是好不容易以手術擴大，卻會再次癒合而產生狹窄，故手術也是有時期性的，這些須由專門醫師來決定作適切的處置。手術後產生僧帽瓣閉鎖不全不能說一定是手術失敗，而是手術

時某些程度上無法避免的瓣硬化。

（大動脈瓣閉鎖不全）

此病在擴張期血液由大動脈逆流到左心室，這逆流血液由左心房進入增加，所以左心室心須加大容積，而使得左心室逐漸擴張、肥大。

原因、症狀

小孩或年輕人的發病情形幾乎都是風濕性；而中年以後發病者幾乎都是梅毒性，老人有時也會依於動脈硬化而發病。

運動後呼吸困難

左心室因力量強，所以到這種病的症狀出現為止會有一段期間，因此雖然有病也不知道，而在運動或過分激烈勞動時病情會明顯。

不過，一旦症狀出現就再難消失了。左心室的輸送力轉弱時，首先在運動時會感到呼吸困難，一開始為輕度進展快速，症狀轉強就必須起坐呼吸，且所謂的發作性呼吸困難，在夜間睡眠時會突然引起呼吸困難、無法入睡，終至右心力轉弱成右心不會症狀時，會引起浮腫、肝腫等現象。

診斷、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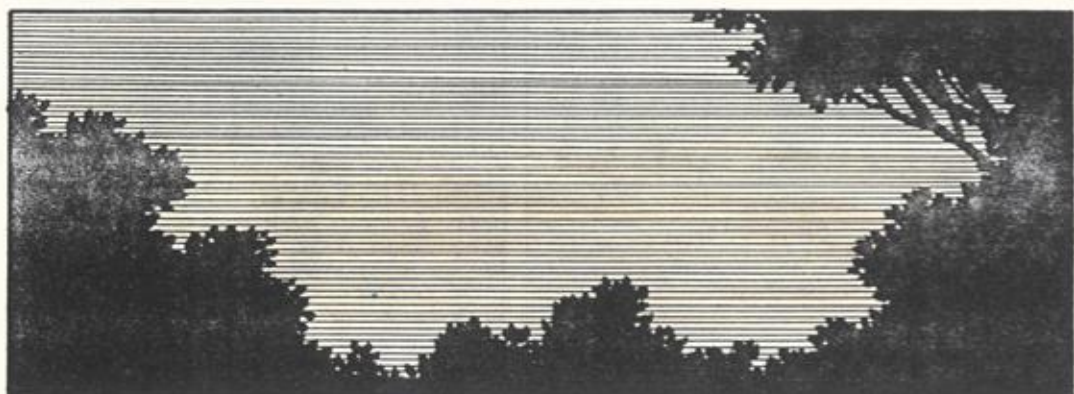
診斷可參照心雜音聽取和X光片、心音圖、心電圖等診斷。

發現病症須注意不要過份激烈運動，應努力減輕心臟負擔，使之在初期不一定要使用強心劑，不要成為心不全，若出現心不全症狀時，要以內科對症治療，由於強心劑不能完全奏效的很多，所以要特別注意不要轉換成心不全。

有關外科手術的適應可與專門醫師商量。









以前有個人，模樣不奇特，但是鑲了滿嘴的黃銅牙，膚色帶著暗暗的橙黃，神情氣息似那病了多年、元氣耗盡，只待天年的病人，那臉一瞧上去，似那癯乾了的福橘皮，皺紋一道深似一道，在那乾癟的臉面上交錯縱橫，兩個眼皮無力的垂吊著、腫骨高高的聳立，那雙耳朵上下都帶著吊尖兒，卻模樣好似兩片枯葉掛在那兒；可是這人的模樣雖然如此，卻双眼鏗鏘、炯炯有神，看上去就像兩個牛銅鈴似的突在那兒，突然叫人見著了也著實有些嚇人。

在以前的風俗認為當賊是不恥、是壞，但是比起那些個打家劫舍、燒殺姦淫的惡徒來，還算只是小惡，所以有人說「五百個賊都及不上一個打劫的兇惡！」，話說這個人有天天在街上蹣跚的走著，滿身都是麻子，大家見著了，閃的閃、避的避，他走呀走的不知覺的就走進了一條暗巷裡去，突然聽見有一堆小偷在囁囁咕咕的計劃偷東西，他就蹣跚的走過去跟他們說：「可不可以讓我加入你們，跟你們一起討生活？」他們白了他一眼，根本理都不理，可是那銅牙不停的哀

蘇永吉

劊子手黃銅牙

佛世故事



劊子手黃銅牙

求：「讓我跟著你們吧！讓我混口飯吃吧？」那些人經不起他煩，就帶他去見他們的頭頭；銅牙見了他們的頭頭以後也依樣的請求，他請求讓他加入，那賊兒的頭頭閱人無數，見了他的眼神、息氣，那頭兒沈默了須臾，心中暗自思量：「觀其神色，此人的本性非常殘酷，殺父弑母而啖其肉的就是這種人，若是讓他加入我們，必成大患！」因此，那頭兒堅決不答應，執意的請他離開。

雖然那銅牙遭到了拒絕，但是卻受到了幾位頭頭所帶領的徒弟們同情，也因此之故，那幾位徒弟把他帶在身邊，慢慢的靠近他們的頭頭，偶爾也美言幾句：「老大，這銅牙麻子為我們團體做了不少的事，又勤快、又踏實，您就當施捨他，讓他也加入吧！」，那頭頭後來終於答應了，於是銅牙就加入他們偷盜的工作。

日子一久，城裡面的百姓實在是忍不住了，因為這些盜賊實在是太猖狂了，食物、金錢，甚至連生活必需品、雞、鴨都被偷的精光，一點都不剩，百姓們一狀告到國王那裡去，國王於是下令動員所有的皇宮軍隊配合百姓，四處去追捕盜賊，決心要把城裡的所有盜賊全部都繩之以法；民眾知道了國王的決定之後民心大悅，覺也不睡了，吋土吋地的去搜尋，整個城來來去去的翻了三、四遍，一開始帶回來了五百多個盜賊，銅牙也裡邊，司法大臣將他們的罪行釐清、審叛之後，判以死罪，而且施以斷頭之刑，這時問題來了，全城上上下下沒有人願意任擔任劊子手的工作；試想，要手刃五百多個人，把人頭一個一個的砍下來，那血淋淋的模樣，就算只是砍那麼一個，只怕也沒有人願意動手，更何況民眾深怕業力隨身，刀起刀落不過眨眼之間，可是那惡業來了又將何如？大臣們問遍了城裡的人，而且施以重賞，但還是沒人

願意；這時候司法大臣突然把腦筋動向盜賊們的身上去：「如果能讓他們自己的人來動手不是更好？只要有人願意，我就稟於國王免掉其死刑，並有豐厚利祿……一定會有人肯做的……哈！哈！哈！……」。

司法大臣得意的稟明國王他的建議之後，經過國王的讚同，於是他就開始逐一的問那些跪在刑場上的盜賊們，可是沒有一個人願意，沒有人願意殺掉自己的同伴，他們寧死他不願被視為出賣朋友的人；司法大臣一個接著一個問，他們就一個接著一個的搖頭，司法大臣見勢不如人意，於是他就一邊繼續問、一邊不斷加重賞祿；這時突然有一個聲音響起：「我願意做！」，偷兒們驚愕的望向那發聲的角落，只見那黃銅牙忽的站起來，一張癯乾福橘皮似的臉暗暗的杵在那兒，那兩個牛銅鈴似的眼睛無神的望著地上；兒們驚慌的辱罵他、大聲的譴責他，口水不停的吐在他身上，那黃銅牙躲也不躲的就杵在那兒，這時獄卒趕忙把帶他開、解了銬兒，整了整他身上，又給了一套行刑的衣服予他穿，並且給了他一把極度鋒利的大刀，那刀非常的銳利而且沈手，又重又利，「刷」一聲的劃在腦門上之情狀可想而知，那黃銅牙一臉落默的執行著他的工作，好似廚房裡頭削削瓜、切切菜一樣的，臉皺都不皺一下；「刷！刷！刷！」，不一會兒全都給砍光了，銅牙的身、臉上都滿了鮮血，乾癯的臉上還是帶著落默；執行完了任務之後，國王免了他的死罪，而且給了他用不完的財富，但是銅牙笑不出來，從那第一顆人頭落地之後，從此銅牙再也沒有笑過；後來西邊城裡又陸續的搜捕到五百個小偷，司法大臣依樣畫葫蘆，不過這次這些偷兒之中無人肯做劊子手，這時有個獄卒對司法大臣說：「前些日子不是有個銅牙麻子？挺能砍的，又肯做，如果給他個官職充

任劊子手而且利祿優厚，大人，如果他肯，那不是從此免掉這些老找不著人願意做的麻煩？」大臣同意的點點頭；結果後來那四、五百個人頭也是黃銅牙砍的，一直延續了半個月，抓光了東、西、南、北城及皇宮裡的所有小偷總共二千餘人，二千多個頭盧全在黃銅牙的那把沈手利刀下四處飛散，那黃銅牙也就這樣擔任劊子手的工作將近五十五年之久，一直到後來年紀老邁了，刀子有點不聽使喚，砍個人頭總得三、二次才砍得下來，這人犯盡是痛聲嘶吼、失血掙扎而死的，而不是刷一聲一下就解脫得了的；國王覺得不能讓他再擔任這個工作，他太老了，徒增人犯的痛楚，該讓年輕一輩的來接手，於是國王就把老黃銅牙給辭了，並給了他一些財寶讓他退休去。

在黃銅牙擔任劊子手的期間，在他的辦公室裡每天都會有僕人送來衣服、酥油牛奶麥片粥、素馨花以及一些香水來供他食用、使用，但是他以後再也用不到了，退休的那一天他還是一如數十年來一貫的表情——落默而無神，好似個魂魄早已不在身上的人一樣從來沒有任何笑或哀傷的其他表情，五十幾年來他就一直是那個樣子，在他回到他辦公的房間裡之後，他吩咐僕人把平常送來的四樣東西拿進來，僕人拿來之後，他拿著衣服到外面的河裡頭洗澡，然後換上乾淨的衣服，再把花環披在身上，接著灑了點香水，回到辦公室之後，桌子上放著一碗香酥油做的牛奶麥片粥，熱騰騰的輕煙往上冒著，他坐下來看著騰騰的熱氣，失神的陷入了沈思，不久，舍利弗出現在他的沈思之中，老黃銅牙並沒有發覺舍利弗的出現，他只是嘴巴不停的嘟囔著：「我到底做了什麼……要何去何從……我到底做了什麼……」直到後來驚醒過來看見了舍利弗之後他依然面無表情，但是恭敬的把酥油麥

片粥倒在舍利弗的鉢中，並請他坐下來，老黃銅牙自己站立在舍利弗旁邊，拿著扇子要為他搧風；舍利弗做勢要他停止並且告訴他要他把麥片粥喝掉，老黃銅牙默默的把麥片粥喝掉後，舍利弗要他坐於一面，為他宣說妙法，於是老黃銅牙坐在旁邊聽著舍利弗說法，過了一會兒舍利弗發現老黃銅牙根本沒有在專心聽而只是失神的愣在那裡；這時舍利弗喚醒他並問他說：「為何你心不在焉？有何煩苦嗎？」老黃銅牙紅著眼眶、表情依然冷漠的說：「幾十年來我身為一個劊子手，難以數計的人喪命在我的手中，每天夜裡我都夢見好多的頭顱在我身周遭翻飛，一個個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形容扭曲至極，流成河的鮮血以及哀嚎聲每夜不停的淹沒我、吞噬我，我怨恨自己、怨恨自己所做的事、怨恨自己的殘忍、無知……」

舍利弗聽完之後和聲的告訴他：「你的工作是在維護城裡所有百姓的生命，這些盜賊的下場雖然令人憐憫，但是這是他們所為諸惡業的果報，還盡諸惡業應報則是另一個清淨生命的開始，與你何干？也不是你能左右的；你手刃千萬，將來是善是惡自有業報，既有此悔苦，如今應該醒悟，靜思此淨法明心見性、修持自身才是！」老黃銅牙幡然醒悟，安祥而專心無驚的聽舍利弗宣說法的奧義，老黃銅牙五十幾年來頭一次露出了微笑，安祥的微笑；在頂禮完舍利弗、送走舍利弗之後，突然有一隻多頭的吃人女妖，面目猙獰、狀極怖畏的從後門穿進老黃銅牙的屋子裡，老黃銅牙見著了它之後，環顧四周，繼而微微的笑說：「如果這是我的業報，就讓我把每一分毫都還的一清二楚，奢願往生清淨，勿再為世迷妄！」說完之後便飛身撲向那女妖，那多頭女妖猛烈的啃著黃銅牙，老黃銅牙片片如屑般的四處飛散，女妖尖銳似

劊子手黃銅牙

鋼的指甲以及暴出的獠牙猛烈的撕扯著老黃銅牙身上的每一吋肉，喉嚨並不時發出嗚嚨的沙啞吼聲；不一會兒老黃銅牙只剩下地上幾滴血漬及幾絲的肉屑、毛髮，其餘的全吞到女妖的身體裡去了。

這件事哄鬧了整個皇城，寺廟裡；僧侶們也在討論老黃銅牙的來世生及果報如何，這時佛陀帶著笑容告訴他們：「他已經往生兜率清淨天為菩薩了！」弟子們急忙著又問：「世尊，老黃銅牙身為劊子手，雖非己願，但事實上殺人無數

，難道最後臨終時，那一點點的醒悟能洗清如此深重之業障嗎？又怎能往生兜率天為菩薩呢？」佛陀笑曰：「諸弟子善識之；法無大小之力、無多少之別，法是無上明心鏡，若能體悟真諦之法慧，便能得淨心法喜、安祥自在而無畏；諸弟子勿心生分別，況為中正而信實之法雖一足矣，是善是惡終有天理循環，那老銅牙懷著十二億萬的真實心去徹悟，數十年來的內心折磨、激烈苦痛，如今，堅心還盡諸業、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疑之有？」（完）

佛學小品

吳老擇



現在台灣不分在家、出家，到處都有看到某某禪師，主持某修禪道場，對禪的弘揚傳布似比以前隆盛多了，亦有不少比丘、比丘尼往泰國、錫蘭學習南傳（上座部禪）。因為工商社會的勃興，有人往往不易適應此一日萬變的世事，故緊張、驚惶無以自息，而使身心失去調和、寧靜，應用禪坐之呼吸等等，使身心歸於寧靜及回復正常心態，這不能不說是個最切實的方法。

許多人不由以此為足，或者最初就進入追求定的奧味和超然之形而上的秘密性。以至定中見相、見佛、得通、得慧等。甚至體認有定必有戒，有定有戒亦必能生慧，從戒、定、慧混為三位一體。其實戒、定、慧是三個不同性質的名題，各有獨自的原因和結果。如果必定言其三者的互相關係，只有助緣關係，而沒有因果的必然性。所以一般說：「定能生慧，或慧由定而生。」只能說是其個人的經驗，或依中國佛教的傳承和古傳說而已。這和原始聖典之聖教，言不上關係，並且有違背聖典所說之嫌！以下想引用相應部經典，來述明修定和修慧之不同質的性和不同的結果。

佛世時，有一位普行者的外道青年名須尸摩（Susīma），其外道集團看世尊及僧伽深受國王、王臣及一般人的恭敬、尊重、供養，得衣服、食、座、醫病之必要藥物之資具等，而異學之普行外道之集團得不到尊重和供養，有天，普行外道之徒眾俱遊行至王舍城，普行外道等即告須尸摩言：「汝宜往沙門羅曼之處修梵行，汝修學後再回來告我等，我等完全學得其法後，為在家說示，如是我等亦受敬重、恭敬、得……資具等。」

這段記述，即明示著普行外道，自己承認自己所說的教義，已無人信仰和尊重、供養，而叫須尸摩去世尊之教團學習佛法。

法，論其動機就不誠實和不善良，但以另方面看，有點宗教者的道德良心，不知為不知，不敢不知為知，而盲目地胡說傳道，以誤人弟子。須尸摩負了自己之教團的生存和發展的使命，進入世尊的僧伽大眾。遇見尊者阿難，向尊者阿難說：「尊者阿難！我欲此作法、律之修習梵行。」阿難是一位很慈悲的修行人，就引領須尸摩來見世尊，世尊當然知其來意，就讓須尸摩出家，得受戒。

須尸摩有一天在比丘眾中，聞諸尊者於佛前，告世尊說：「我等，證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再生」；已達於完全智（阿羅漢）。須尸摩亦是修定者群中之一，對此完全智，真實不懂，很懷疑的再問諸尊者曰：「諸尊者於世尊之處曾言……已達完全智，此是真實耶？」諸尊者答言：「友！唯然。」須尸摩接著再問：「然則，汝等尊者如是知、如是見，享受種種之神通耶？」——為多，多為一，現變為隱沒，越牆，越疊，穿山，無障礙，恰如行空出入地下，於水中分水如行走於地上。缺坐於虛空，恰如有翼之鳥。有大神力，大威力，以手觸日月，以此身行於梵天界耶？……天耳……他心……知宿命，知過去之一生……千生、萬生、種種成劫耶？」諸尊者答言：「友！並無此事。」

須尸摩老是以為完全知是由定而來的，所以諸尊者的回答，須尸摩真不得理解。於是，須尸摩再問曰：「又，汝等尊者，為如是知、如是見，對超色、無色（定）之寂靜解脫，得於身觸而住耶？」諸尊者答曰：「友！並無此事」這則是高超的色、無色定與完全智毫無關係的明證。須尸摩很懷疑的再問：「於今尊者未到達此記說與此等之法者耶？」諸尊者答言：「友！並無此事。」「何以故？」「友！須尸摩！我等為慧解脫者。」須尸摩頭腦裏固定了印度傳統的修定方法，到了色、無

色以上之定的寂靜境界就得解脫，所以這再一連三的詰問，懷疑尊者們根本沒有到達解脫的境界。其實這是佛法與外道最大的不同的地方，佛陀時代，根本不承認寂靜之定可得慧解脫。在佛法中由觀四念處等得慧解脫，由止而得心解脫，沒有定解脫者。所以這是禪定與智慧，二者不可混成一團的根據。普行外道出身的須尸摩，不論如何，都不得理解諸尊者所回答的意思。諸尊者對此無法解決，只好交給世尊去處理。諸尊者就帶須尸摩往見世尊。須尸摩便從和諸尊者問答的內容一一奉告世尊。世尊言須尸摩曰：「須尸摩！法住智為前，涅槃智為後。」意思是先證智諸法的實質和現象，對此無所欲著，清淨而住，這種智慧，名為法住智，有此智慧，始得解脫，解脫就是涅槃。故說「法住智為前，涅槃智為後。」須尸摩還是不了解世尊所說的意義。所以世尊說：「須尸摩！汝無論知或不知，法住智為前，涅槃智為後，須尸摩！汝如何思惟：色為常耶？或為無常耶？」須尸摩答言：「大德！是無常，」由此無常，苦，

無我，無我所一直追究，就可得知慧解脫的結論。不論過去、現在、未來之色悉皆無常，凡無常就是苦，苦則無我，無我所。有無明而行……無滅則行滅……生老死悉皆寂滅……更不再生。須尸摩被世尊這樣的追問，才恍然領悟，不再固執禪定、神通為解脫的錯見，懇求世尊容許他入沙門瞿曇之教團，並罪已盜法而懺悔。

定是由於止，慧是由於觀，不可從此二個概念衍成一面二、二面一之形而上的不一不異，更說煩惱則菩提，生死則涅槃，佛、眾生是兩面的一體。這種大鍋菜的修行方法，在原始的聖典中，是找不到的。

各位親愛的讀者們，諸君若是對此文之為文立據有所質疑、指摘者，請多加海涵，並請參閱漢譯南傳大藏經相應部經典二（一三九—一五一頁，因緣相應第七〇經）。若無元亨之漢譯南傳大藏經，即請參閱北傳之雜阿含經第十四卷三四七經（大正藏二、九六頁b—九八頁a）。

印度之佛教

吳老擇

世尊四十五年的教化說法及為僧伽所制立的戒律，這是佛教徒及佛教研究者所公認的史實。但世尊滅度以後，對世尊所說的法、所制立的戒律之結集等事，以及結集內容，即古今中外之佛教徒及佛學者，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爭議。因為世尊的時代，沒有原稿的記載，經過一段不甚短的口傳時間，通過部派佛教的傳承集成，始用文字的記載。所謂部派佛教，就是對原來佛陀所說的法、律有不同的想法和主張而分裂為不同的團體而稱為部派佛教。所以佛陀所說的法、律通過部派的傳承結集，就離開不了部派的色彩，就成爭議的原因。

有人主張五百結集是引用大般涅槃經之老年出家者須跋陀羅的暴言為題，而製造結集的故事，所以第一結集的傳說是在大般涅槃經成立以後。尤其大般涅槃經記述八王分舍利後，沒有提起結集經律的記述。有人言此太偏重巴利係的大般涅槃經了，法顯法師譯的大般涅槃經、白法祖譯的佛般泥洹經都有記載結集的事，不承認結集的事情，就等於不承認經律的成立。有人認為現狀的經律是經過好多次的結集，不一定有第一次那樣的結集。並且有人說，結集之說，是編集健度的人造的，其文體都和健度篇一樣，所以結集之說是出於經、律之集成以後，又有人說，各部派都有記載第一百五結集，五百結集所集出經典雖有出入，但五百阿羅漢的王舍城結集是不可否認的。更有人反對說，第一結集是各部派同為表現自派的優越性和權威，才各言上第一次王舍城的結集傳說，以這是傳說而非史實。

以上之贊、否兩論議，誰都不容易提出使人信服的根據

。所以凡遇到此問題，即用傳說來表現而不敢用肯定或否定的抉擇。詳細請參閱原始佛教聖典集成第一章，及原始佛教聖典之成立史研究第三篇以下。

南傳（巴利）律所載的結集說，以前後文的架構看，都比其他廣律之記述簡單得多。若以發展的過程看，簡者為先，繁者為後，是大般研究者的共識。或各律共通的部份為最原始，而各出入之部份，是由部派所宗不同而增減。關於結集二藏或三藏，或所結集出來之經典的不同，上二著作已有詳細的分析說明，故不必重述。

在此想對長老迦葉，給尊者阿難的突吉羅作一比較。集四廣律記載共有八條，巴利律五，四分、十誦律各六，五分律有七（如下表）。其中之忘請世尊住世，不索水供世尊，何是小小戒不請問世尊，令女人淚污佛足等四條皆出於大般涅槃經。十誦律第六條之「出佛陰藏相以示女人」。說是尊者阿，難讓女人看佛陰相，女人看已厭離女身，後得男子形（大正藏二十三卷四四九c）。十誦律是說一切有部律，「厭離女身、後得男形」。這是十誦律獨創的想法，但這給後來轉女生男的大乘思想有極大的影響。

對於小小戒的問題，各律皆稱為毘尼戒，南傳律及四分律都出波逸提七二，其他皆同為第十。佛制立此戒時，唯言誹謗律，沒有明示誹謗律的範圍，是否律的部份都屬於小小戒？或者發生於佛滅度後，對此爭議不得要領時，才請尊者阿難出來背黑鍋，以息不接受律儀戒者的反抗。律之專門分野是尊者優波離，不向佛陀問清楚什麼是小小戒，責任應在尊者優波離而非阿難尊者吧！難怪有人懷疑律儀戒是佛滅度才有的。

印度之佛教

度女人出家，令女人淚污佛足，以及示佛陰相等問題想是世尊滅度後，苦行思想的復興，大降女人可成阿羅漢的地位而發生的思想，不然，佛陀之煩惱已除，佛足還忌惡老女淚而變色嗎？

度女人出家

五分律

三請不為供養人（侍者）

南傳律

腳躡絳僧伽梨

忘請世尊住世

不索水供世尊

四分律

不問何是小小戒

令女人淚污佛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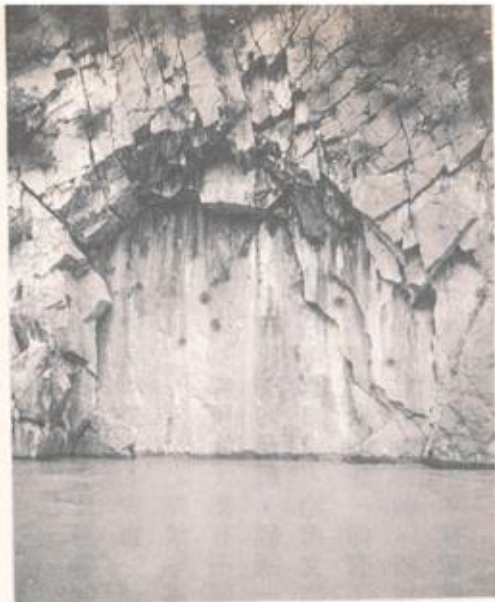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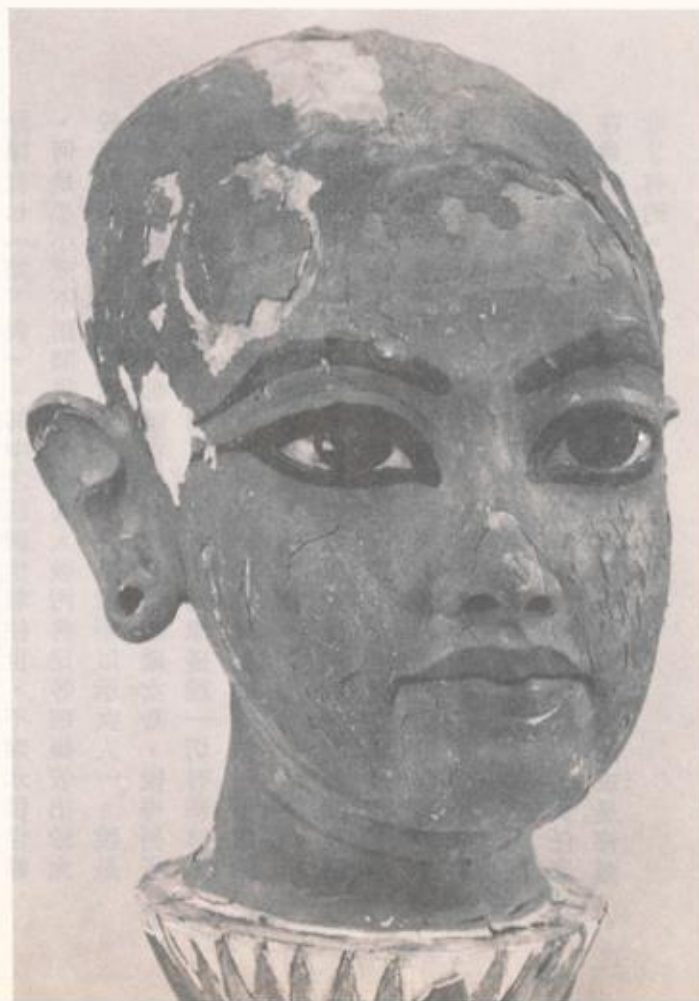
出佛陰藏相以示女人

十誦律

《佛教藝術源流》

中國佛教文化藝術

吳進生



後漢佛教是我國最早接觸佛法的時代。「漢明求法，佛法初入」是一般史籍上比較明確的引證。漢明帝永平八年（西元六十四年）明帝夜夢金人，飛入宮殿，明晨問於群臣，有太史臣穀答說：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乃是西方之佛。明帝於是派遣中郎將蔡愔、秦景，在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兰兩人，得到佛像及經典（四十二章經）用白馬馱著返回國都洛陽，並且建立精舍供養及翻譯，稱做白馬寺。

歷史的記載，使得我人能有明確的資料以佐證。但是民間的信仰必是遠在明帝之先，否則大臣又何以道西方有佛乎？例如三國誌，魏誌編曾言：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廙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魏書，釋老誌又言：漢武元狩年中（西元前一二——一七七年）遣霍去病討匈奴，獲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為佛道流通之漸。

中亞細亞諸國延續著印度佛法的香火，而商業來往的中國絲路也漸漸地把中國與印度連成文化的臍帶關係。中亞諸國扮演著紅娘的角色，為中、印佛法搭架了歷史的橋樑。根據記載，後漢桓、靈二帝時代（一四七——一八九）從中亞相繼來到中國的有安世高、安玄（來自安息）、支婁迦讖、支曜（來自月氏）、竺佛朔（來自天竺印度）等高僧。

安世高於後漢明帝永平年間，在桓帝建和二年（西元一四八年）到靈帝建寧四年（西元一七一年）的期間，共譯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和「百六十品經」。因為世高經通論藏阿毘曇學和禪經所譯經典以禪經為主，在後漢時代，世高可說是翻譯之始祖矣。

支婁迦讖（支謙）於桓帝末年來到洛陽，在靈帝末年（一七八）中平年（一八四）譯出「般若道行經」「首楞嚴三昧經」等。（註：首楞嚴譯作一切事究竟堅固、定名也）。安玄以優婆塞居士身份來到洛陽，在光和四年（一八一）和中原比丘佛調共譯「法鏡經」。佛調受教安玄而有大成就。撰有「十慧」一卷。

後漢末期，黃老之術興盛於宮庭主室，佛教初入，因其教理與道家清靜無為相似，因此很受帝王之所喜愛。王室接納了從西方來的大神，也採用了佛教齋戒儀式。桓帝時，親自在濯龍宮中設華蓋寶座，以黃金來鑄「浮屠」像，與老子像並存。

除了宮廷之外，一般社會也興奉佛之風，一般信徒若出家當比丘，以剪落髮鬚為區別。在魏嘉平二年（二四九），有中竺沙門，曇柯迦羅（法時）來到洛陽，見佛教徒未具律儀，乃建立羯磨法，信士朱士行登壇受戒，為中土沙門之始也。

從史籍記載，宮廷所造黃金的浮屠像亦已不見。而民間亦大興土木，建寺造像。據後漢書陶謙傳有言：獻帝時，有徐州牧陶謙……大起浮屠寺，衣以錦衫，足見上行下效。

三國時代之佛教

魏繼後漢之後，建都洛陽，一切文化建設概承後漢遺風。在洛陽，有遠從天竺、安息、康居等地之沙門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佛經之翻譯工作曇柯

中國佛教文化藝術

迦羅（法時）譯出「僧祇戒心」並舉行受戒羯磨法。因此後世尊稱為律宗始祖。康僧鎧譯有無量壽經等四部。魏朝陳思王曹植也喜愛佛經，並工絲竹以其音樂素養，創作了梵唄。可說是中國佛樂之始。

三國時代，吳國居江南，當時支謙、康僧會曾入吳中，孫權拜支謙為博士，討教佛學經義，並令輔導東宮太子。康僧會並以心靈感動天而得舍利子，孫權並為之建寺，號建初寺。後來孫權之孫——孫皓即王位，興毀佛之念，經過康僧會之說法，感而受五戒。

佛法東漸，諸多印度與西域高僧越冰山雪嶺，涉流沙避兵禍，入中原弘法傳教，而中土中，朱士行則是西行求法之始。士行於甘露五年（二六〇）從雍州（長安西北）出發，越過流沙，到于闐國，該時西域諸國皆屬佛教王國。士行感嘆佛法難聞，佛經難得，遂書寫大品般若梵本九十章，六十餘萬字。於晉武帝太康三年（二八二）由弟子弗如檀（法鏡）等十人護送回洛陽，後來由竺法蘭在元康元年（二九一）譯出，名放光般若經，士行留在于闐，九十才圓寂。

三國時代，譯經皆能善用中原文化辭藻，支謙及康僧會也運用梵唄歌誦經中故事，康僧會初入吳地，攜有印度佛教畫本。

中國畫史有「曹衣出水」乃指曹不興善繪佛像，其衣褶紋路有若印度佛像，輕盈出水，胴體若現。曹氏工佛畫而成為中國畫壇的名家。所謂成住壞敗，一切有相皆已如幻影，誠屬不虛，至為可惜！

西晉佛教

晉武帝泰始元年（西元二六五年），建都洛陽，到愍帝

建興四年（西元三一六年），共計有五十一年，是為西晉佛教，此時期佛教之活動主要是譯經。著名的佛學者有竺法護、安法欽等沙門及優婆塞計十二人。

西晉佛教從事翻譯及弘法以竺法護為代表，法護本是月支人，世代居住於敦煌，早年追隨竺高座，到過西域諸國，獲有法華、賢劫普曜大哀等佛經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二六六），從敦煌出發，經長安到洛陽，又赴江左，在武帝太康年到惠帝元康二十年間（二八〇—二九九年）共譯出大小藏經一百五十四部。後世對於法護之譯本評為辭賢勝文，乃固法護純用直譯，文辭粗糙。此乃西晉佛典翻譯還未臻成熟之故也。

佛教的流傳迅速又廣泛，其影響所及，原先的道教黃老學說受到波及，道士王浮著有「老子化胡經」以與佛教徒一爭長短，化經說老子西出關，過西域，到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意思是老子出關入夷狄為浮屠（佛陀）。老子出關便因此成為道教教徒所喜愛表現的文藝題材，至少替中國本土宗教臉上貼上了一層黃金。

由於佛教的興盛，據說洛陽長安的寺院最多達到一百八十所，僧尼二千七百餘人。（見法琳著「辯正論」），雖然不能全然可信，而見於史籍著，則有洛陽白馬寺、東牛寺、菩薩寺、石塔寺、慈懷太子浮圖、滿山寺、竹林寺等十餘所叢林，「出三藏記集」曾說竺法護時代已有「寺廟圖像崇於京邑」，足以證明。

記遊

執妄於五彩幻化中而不知，日復一日，曷有其時……

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山林巒壑間；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以酒也。孔仲尼也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水之趣蔚深秀本是無價，唯心汲取，自問既非仁者亦無慧智，不過一介混沌凡子處在塵世之中，沾不上千萬靈秀之氣也。

記遊

喜山水，是司空見慣之形影，筆墨笑成。如此溪溪澗澗的山嵐之妙，非筆墨所能盡其妙。雖是眼紅也毫不吝嗇，雖其間，似與造物者同遊，無能給予自己不少靈感，旁觀者猶大重，事知而不知，何如因緣若而入於微前靈性之妙，然，引

蘇永吉

苦憤怨依舊滋於心，且因下愚常持矜氣，行思常毀於隨，故雖處於心而不得，時時流於味沒而難；因之以庸碌之身隨附風雅，時將心緒放逐在山水之間，愚願以其幽渺之靈秀療我沈疴。

因居於喧囂鬧區之中，雙眼所及盡是銅骨叢林，樂山樂水之趣渺不可得，故偶能於休沐之時得一處叢山逸秀實是一大快事；此時，時令已入秋，早晚沁涼，走在老濃溪畔更顯涼意，溪深處，岸畔崖壁聳峙，山水秀逸而繁陰，時而發雅緻幽香，間或風霜高潔，秋風向人，愈顯鬱鬱蔥蔥之情；細聽那溪水淙淙自近而遠飄浮四方，雜以鳥啼蟬鳴，迴嚮在婆娑林木、曠渺群山之間，有似天籟之巧聲聲入耳，聽的人鬱氣舒解，周身處處無一不順暢愜意。

老濃中下游段豁然開朗，不似向前迂深蟻迴，溪畔地皆軟沙礫石，間或遊人嬉戲其間，交談聲、稚童啞啞喧鬧之聲，愈增一份生氣；外環道上溝通往來駱駝不絕，由此前望，忽見巒峯層層橫列於眼前，山勢不甚高，然，巖巖雄峙之勢磅礴而立，山貌溫潤而不崎嶇，在一畦畦的田原，村屋之中拔勢隆起，形色濃厚不與它培塿為類，觀其狀，林木洞石玲瓏若生，神工鬼斧巧踰彫鏤，探尋其名，得此山名為十八羅漢之時，不自禁覺得會心，論其形色氣勢確似數位羅漢降龍伏虎而來，令人深覺不言而威之氣魄；細觀山之形貌，在層層疊疊之濃綠山意中乍見數處瀑布歪斜無序的橫躺在山勢面上，遠遠望之，恰似仙人銀鬚白髯又似柳絮妝點其中，如細絲般的蠕動著；此時，天際忽見一群雲霧掠山而來，緩慢而柔滑，眼見那雲霧似是薄紗，又似百足之蟲般的遂順山勢之起落而依拂，半晌，一抹柔白環山擁簇，幻化萬狀，或作狗

兔，或似龜龍，意興所至神形所似，遊飛之勢躍然天際，拂後散去以至無形。

觀夫雲水之幻化，令我思及曾經閱覽之故事一則：一名耆老，年屆知天命之年，因年少縱樂，致使病苦纏身哀傷度日；某日，偶遇一巖穴，華光四射似白晝然，忽見一人飄飄然來似仙家模樣，須臾，互說由來，果仙家中人，仙人知耆老病且哀，說之於耆老曰：「能予汝願一也，療汝哀傷！」耆老思索後曰：「能得七日茂茂之往昔，于願足矣！」半晌，果不其然，耆老忽顯血氣壯盛貌，狀如再世宋玉；耆老得此天機及時為樂，極盡縱樂之能事，一日、二日……至第七日，忽地風湧雲集，耆老抬頭仰瞰晴空雲霧幻化萬變之起滅，受此景所震攝；晨曦以至昏黃不曾離去，此時仙人飄然至，仙人曰：「汝顏色清明，數日以來可是快活？」耆老慨然曰：「吾生如雲，曾起聚燦爛，壯盛美好如是，然吾日日蹉跎，情慾是依，以至今日之病苦哀痛，正似浮雲將散去，吾生有涯，然，昔日執妄悔愧無期，今日負仙人天機，不得美意，竟復縱情恣肆；唉！回首此生，似腐魚之爛靡，若復此生，將惜何時，必珍有用身……今，命之不存方思昔日淳美……罷矣！此生等閒度，吾無言矣！」

仙人笑而形逝，壁上留言一：「吁息之不息，俯仰無愧！」

生如浮雲聚散，四時美好在於化育萬物，在於涵融天地；生又何嘗不然，執妄而入於邪，則悔愧繁、諸苦生；星月流逝幾度秋，待髮蒼視茫，齒牙動搖之時徒呼負負而欲哭之於窮途；又是何苦！

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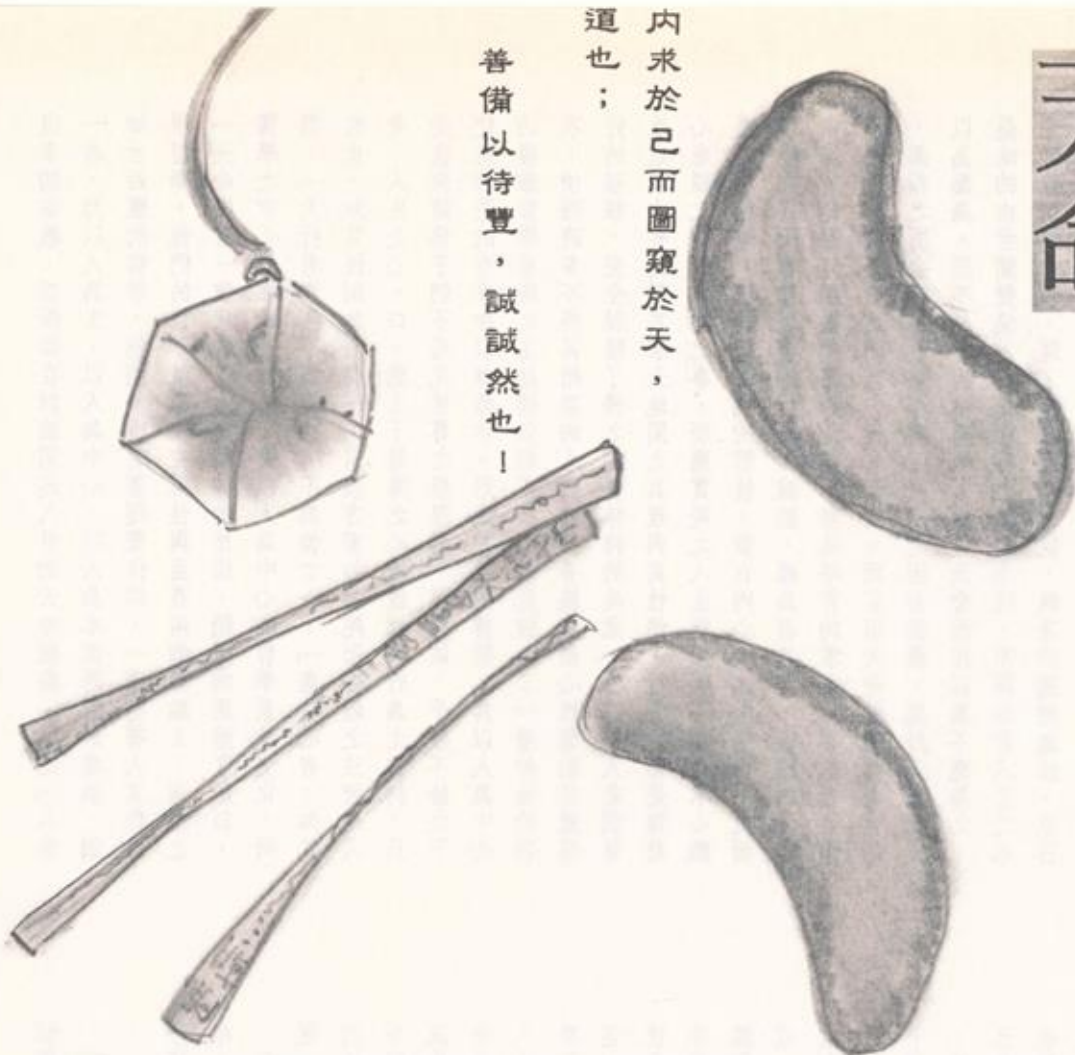
二 唸珠集二

內求於己而圖窺於天，
這也；

善備以待豐，誠誠然也！

天命

蘇永吉



前言

人之生命，生活與智識有其一定之範疇，以人為中心點，約莫形成一個個同心圓，在這些圓產生了交點之後，人便開始思考天道觀，把不可知的部份歸於天命，歸於命，運，至是，將自己置於無形、無名的主宰之下，穿鑿附會，入於五行陰陽、災異禍祥福禍之說而「牽於慧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心識慮思易於遠離天有常道、地有常數，非天降災，人自使然之理而近於怪亂荒異之說，把不可知、不能掌握的部份都歸於運道、天命。

疾不在己，圖慕天機

中國人有算命、卜卦，歐美有占卜、水晶球之屬，人都好奇著想知道在未來時間流上的某一點自己將會如何，將會成功或失敗；在中國，神官野史、私家撰述等靈怪異書多不勝數，如三言、二拍等，中國人自古以來就非常相信神明超靈之說，這與民族性、大環境文化、陰陽五行之深入民間有關，所以中國人相信或半疑信鬼神而折懼的人占了絕大多數；再觀他處，世界文明分區發展，如亞非之文明在三千五百到三千（B.C.）之間於兩河及尼羅河開展，而幾乎在同一時間裡，在當時的城市文明之中就有教士、神廟，驚畏崇拜於風雨、雷電、草木、蟲獸，這樣類似於中國之天命觀的思想起源不可謂不早，似乎處處皆同，人都會為自己之不可知、畏懼及無法駕馭的現實部份找一個超現實的解釋；縱使是具有相當高理性與智慧的古希臘文明也一樣信仰著他們的神——一群有著七情六欲的神仙，生活、行為都依於神的旨意之下；看看這些例子，似乎任少有例外的，人們都習慣這樣的解釋與想法，若是無一主宰高高在上而令其有所依，生命便不知所措、無所庇護而感不安；事實上有

很多的宗教、哲學都在討論闡述入世的天命觀點，所謂「入世」者，乃以人為主、以人為中心，以人為本而離飄渺虛無，例如古希臘的哲學，他們一邊有著超靈信仰，一邊有著人文文化的理哲學，他們的哲學就環繞在理性與至善兩個觀點上，周代之「天命靡常」便代表了人文精神的昂揚，稍微的脫離了教白；儒學之中心便在於「仁」，是以人為中心的哲學系統文化，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宗教方面如佛陀所悟證之法便是人身、人生之心、口、意……等等之心識道德與行為之修持，只是後來諸佛子們不忍見世尊之般涅槃，萬般依、千般不捨之下便將佛陀的存在加以人格化，形成神性的傳說，其以人為中心的複雜哲學系統之主結構依然茁壯，只是披上了一層神性的彩衣；使得許多不得其精要的人或為行善施佈而心裡想的是能得好的福報，完全脫離了佛之德性修持的美意；佛陀勉人悲憫眾生成就大智是勉其求天地間之真理與真性情，行善施佈是懷慈心悲願之下所願為之事，所應實現之人生態度；不能自求心識道德的精進，進而懷悲憫的智性，發自內心的為所應為，反而以能夠得天眷顧之標的行事；誠然，願為者為之，不願為之者弗為，貪圖何福報？諸如此類；無法踏實的掌握、要求自己邁步精進，完善自己的言、行、心智；而妄以天命循環轉之吉凶、果報之所去來為行事準則，所為是因有福報、應於天命而非以為應為，所不為是因懼果報、逆於天命而非以為不應為之；愚昧的由世間覺偏入巫祝讖祥之羊腸小徑，不圖踏實人生之本來職分而迷於命、運、天命定數之說，執著於臆測過往、來日之種種天機而失落現實，誠然圖吉而不應之以治，懼凶而應之以亂；昔亂荒遺不明所應往，不汲汲求於己身之完善而迷妄天命所定、命途之所將臨，如此錯人而思天，盡失萬物之情，生

似傀儡，誠為明矣？

因物物之，望時待之

出世的天命觀則非常容易引人入迷妄，取名字要算筆劃，命格要好，某流年將會有所成就，此生榮華是前世作好事，是命！此生悲苦是前世惡行；也是命！命中注定，誰也不能改變，只能認命；類似這些就是執迷，名字取得好，算得好就能改運，便有好運道？難道那行事有所支絀的裡人頭都沒個好姓名的才會如此？某年月災劫將臨，成就將至，果真如此，人人束手以待來日之成就或他日之隕落，功成、骨枯皆由命定，那汲汲此生、奔忙經營，一步一印的踏實有任何意義存在嗎？以天命之循環來惑人，或信於命途吉凶的都只是執妄，對於踏實的人生非但無益反而有害；以天命運道之來去，來勉人、勸人為善的，雖美意良善，但終非正道；人的性格、智識便是他的命運，生性積極進取者，持此心器力爭上游，這一點一點的累積便是他的生命歷程；懦弱者，一點一點的怠忽，一次次的累積亦是其生命歷程，不同的付出便形成不同的生命，更完善的智識便形成更完善的生命；所謂的「生命」是形之於人，由人而成，隨著人之付出、性格、智識而改變，豈有此局已定無法左右之理。

生命是屬於自己，便為自己負責，有人感嘆為何他人一生下來就繼承這些、擁有那些、又是絕頂聰明，又是左右逢源；這跟羨慕鳥有翅膀、魚兒有鱗有鱗有啥不同？這種感嘆對成就自己已是無所助益的，反而是至深的執著，拋棄自尊，拋棄自信，枉顧經營、負責自己的生命而鎮日的欽羨他人生命之豐潤，本末倒置；一來羨慕他人樹下得兔，二來迷妄的守株待兔，荒廢田園而休耕，與其如此，何不翻田土，播播種，戮力辛勤灌溉以待來日之豐收？誠然如此，那免得與不得又有何妨？

漢譯南傳大藏經

千年遞嬗·直入卓犖深智……

人間導師綿長不朽之真實面目——

《匯集佛典寶庫的資糧》

慧嶽法師（日本立正大學博士補）

中國佛教的經典，依先德們的長期翻譯，完成「北傳大藏經」而賴以傳佈。但佛法之正確性的理解研究，唯依現存之「北傳」經典，仍不能了解原始佛教之真義。因此，「南傳大藏經」在文獻上，提供了不少「北傳」所無的「原始」及「小乘佛教」等之珍貴資料。為證知佛法的理論和實踐而充實於菩提修進，必須將南、北傳之「大藏經」匯集成為整然的佛典寶庫，始能獲得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成就圓滿之資糧；可謂功德殊勝！同時亦是弘揚佛陀教化慈悲為懷的真實義。若自許為「北傳」經典的中國佛教徒，那麼所得者僅是佛陀部分的法身而已！



《邁向世界性的漢譯南傳大藏經》

印順導師（文學博士）

我國向以「大乘佛法」為主，視南傳巴利語三藏等「佛法」為小乘。然深一層探究，大乘深義，本於「雜阿含」「相應部」等四部阿含；而十方世界有佛，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是從「小部」「雜藏」中來的。我國佛教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探求「佛法」與「大乘佛法」的通道，互相尊重，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

巴利語三藏，傳入錫蘭，又傳到緬、泰、高棉等地區。巴利語有語音而沒有書寫的文字，所以各地都用當地的字田，寫下巴利語三藏；近代又有英文、緬文、日本等譯本。「南傳大藏經」，就是日文的譯本。從昭和十年到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五—四一年），由「高橋博士紀念會」譯編刊行的。四十多年前，我國曾發起「普慧大藏經」，編有依「南傳大藏經」而分別譯出的部份。抗戰勝利，太虛大師東遊，提議改名為「民國大藏經」。依日文翻譯部分，主張依錫蘭巴利語本，參考英譯本而加以訂正。由於政情的急劇變化，不能實現全譯與刊行，對中國佛教來說，真是一太憾事！現在，善妙法師發心起來翻譯印行，真是太好了！我一心祝願，願譯藏的完善而能順利的完成！

《邁向中國佛教史新的里程碑》

恆清法師（國立台灣大學哲學教授）

「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完成將有多方面的貢獻，在學術研究方面，它可提供北傳佛教所無的珍貴資料，借助南北傳的相互補足和比勘研究，許多以前教義和事相的疑點可獲得解決。佛陀涅槃前單獨食用柁樹樹根即為一例。從宗教信仰方面而言，南北傳大藏經的完全譯出，除了象徵法寶的圓滿呈現之外，也可以消弭南北傳佛教間之誤解，進而促成彼此的合作交流。

對「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完成，我們除了隨喜讚歎之外，希望佛法因此更加弘揚光大。

遷館啟事

為擴大服務讀者，淨心文教基金會所屬鳳山淨心圖書館，自82年10月1日起遷至新址——鳳山市光華路64號2F（鳳山體育館旁），擴大為您服務，敬請各界繼續支持、愛護。

財團法人

淨心文教基金會
淨心佛學視聽圖書館 敬啟

電話：七四八〇七三三
傳真：七四七九〇四〇

淨土專宗佛學院插班生通告

一、宗旨：培養老實做人，老實做事，老實修行，老實念佛之弘傳淨土法門人材。

二、資格：凡好樂出家生活，欲深入彌陀願海之淨宗行者。

三、日期：即日起至十一月三十日，親自來寺，或函索簡章報名表，經面試合格後寄發通知單。

四、通訊處：台中縣太平鄉長龍路中民巷41號
蓮華山護國清涼寺淨土專宗佛學院

電話：(04) 二七八九三三三

二七九九八七七

傳授受南傳戒短期出家法會通告

求受戒子必須正信三寶佛弟子，身、心健康，五官六根俱足，父母或妻子同意，品行端正無不良嗜好的男眾，只限五十名。製裝三衣及鉢全免費，短期出家眾返俗後，衣鉢歸還常住。若發心長期出家者，或已圓頂出家求受戒者，由本寺供養衣鉢並發給泰國政府宗教廳許可出家戒牒證明書。名額有限，請提早踴躍報名登記。備有函索報名表。弘揚佛陀戒法，紹隆僧種，續佛慧命法燈。

一、時間：八十三年農曆三月初三日起至四月十五日。國曆四月二十、三十一日為沙彌、比丘戒壇正受。

二、年齡：六歲至六十歲身心健康男眾。

三、有懺磨消災延壽、拔薦冥陽兩利大法會。

主辦地點：嘉義市宣信街二十九號大明禪寺

住持釋中妙 電話(05)二二七九八四八

千佛山菩提寺彌陀念佛法會通告

諸位善信大德：

本寺為弘揚彌陀淨土法門，謹訂於國曆12月24、25、26日（星期五、六、日），舉辦彌陀法會，以精進佛七方式進行。

敬請事先聯絡，以便安排膳宿。

地址：台南縣關廟鄉松腳村六八之三號

電話：(06) 五九五八一〇六一九

郵撥：00359142（菩提寺）

本期贊助功德芳名錄

一一 遍受諸議謹此
普施有情眾生

願消三毒諸煩惱 願得無上戒定慧
願諸眾生皆念佛 願同往生佛道

贊助妙林月刊

沈毓敏	100
翁妙惠	100
吳美慈	500

贊助南傳大藏經

曾明河	7000
曾吳塞	
彭台德	300
許嘉慶	2000
釋鑫華	500
洪惠敏	500
洪世明	500
洪玉章	500
陳秀媛	500
洪秋達	500
劉健雄	200

◎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新台幣： (請用全、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出存款大加一數字)
姓名	(郵局用)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政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千	百	元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40376967
戶名	妙林月刊雜誌社
收款人	新台幣： (請用全、貳、叁、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出存款大加一數字)
姓名	(郵局用)
住址	
電話	
寄款人	郵局郵政

登帳編號

日期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千	百	元

請注意：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凡有存款人姓名、地址、電話、帳號等資料，請於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如有錯誤，請於存款後，由郵局寄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歡迎隨喜贊助・福慧更增長
追求心靈淨土・人生更圓滿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奉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 五、本存款單帳戶亦得依式自印，但各欄文字及規格必須與本單完全相同，如有增刪或改印其他文字者，應請存款人另換本局印製之存款單填寫。

欄	憑證及感謝狀
信	☐ 請寄 ☐ 請勿寄 ☐ 助印佛經 ☐ 助印妙林月刊雜誌 ☐ 助印南傳大藏經 ☐ 漢譯南傳大藏經預約款——月份
通	請於所需之項目上打✓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創刊日／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一日
發行日／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一日
社長／釋普妙
發行人／吳老擇
顧問／編委會
總編輯／吳進生
美工設計／蘇永吉
編輯／蘇永吉

編輯部／元亨佛學院

高雄市政府鼓山區元亨街7號
電話：(07)533-0186
傳真：(07)551-2138
文山工房
高雄鳳山青年路二段六五〇號
電話：(07)741-3995
傳真：(07)741-4004
台北連絡處（妙林學苑）
台北市寶清街18之一號2F
電話：(02)769-9508、719-9157
傳真：(02)761-6134

發行所／妙林月刊雜誌社

社址／高雄市政府鼓山區元亨街7號（元亨寺）
郵撥／4037696-7
帳戶／妙林月刊雜誌社
印刷所／興華印刷所
電話：(07)231-7039
傳真：(07)272-97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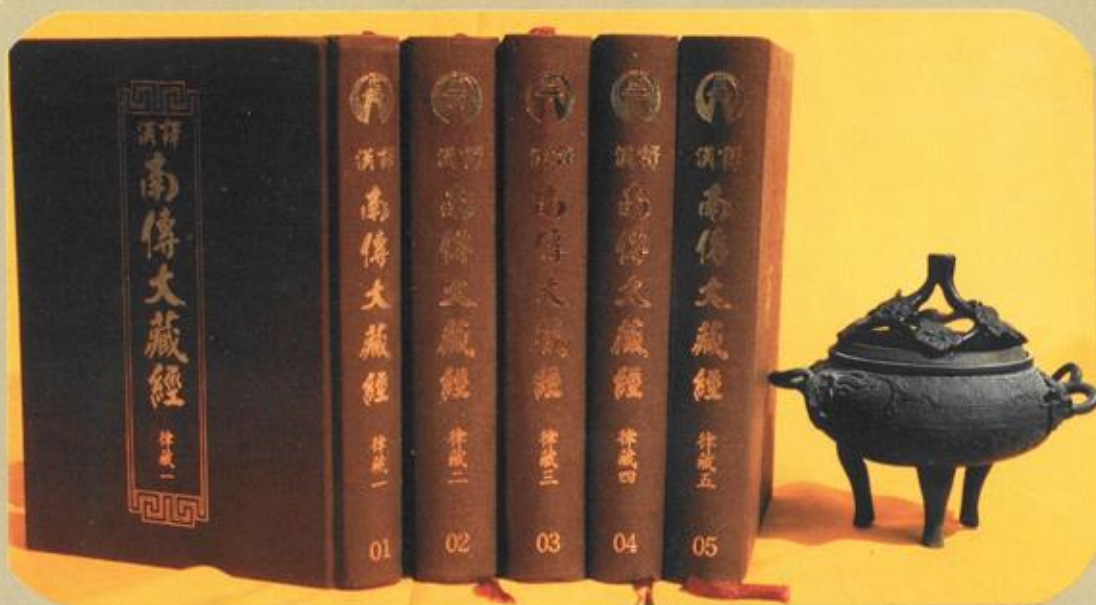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警字第7157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元亨寺一景



元亨寺 漢譯南傳大藏經

充實菩提修道 法寶圓滿之資糧!!



佛典寶庫資糧之漢譯南傳大藏經

我國一向「大乘佛法」為主，視南傳巴利語三藏等「佛法」為小乘。然深一層探究，大乘甚深義，本於「雜阿含」、「相應部」等四部阿含；而十方世界有佛，菩薩波羅蜜多廣大行，是從「小部」、「雜藏」中來的。我國佛教界，應依巴利語三藏的華譯本，探求「佛法」與「大乘佛法」的通道，互相尊重，現在佛教已進入世界性的時代了！

巴利語三藏，傳入錫蘭，又傳到緬、泰、高棉等地區。巴利語有語音而沒有書寫的文字，所以各地都用當地的字母，寫下巴利語三藏；近代又有英文、緬文、日文等譯本。「南傳大藏經」，就是日文的譯本。從昭和十年到十六年（西元一九三五～四一年），由「高楠博士紀念會」譯編刊行的。四十多年前，我國曾發起「普慧大藏經」，編有依「南傳大藏經」而分別譯出的部份。抗戰勝利，太虛大師東還，提議改名為「民國大藏經」。依日文翻譯部分，主張依錫蘭巴利語本，參考英譯本而加以訂正。由於政情的急劇變化，不能實現全譯與刊行，對中國佛教來說，真是一大憾事！現在，善妙法師發心來翻譯印行，真是太好了！我一心祝願，願譯藏的完善而能順利的完成！

■印順導師